

卧龙生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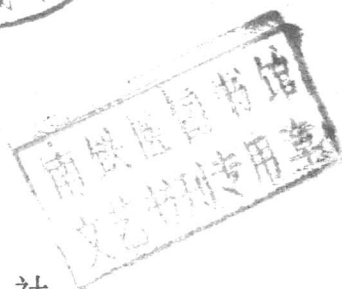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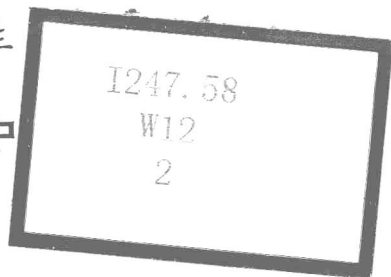
酒仔小帅哥

I247.58/W12/2

哥 帅 小 仔 酒

卧龙生

(中)



沈阳出版社



ZL155554

.960247

内 容 简 介

小酒鬼，“有够顺”闯荡江湖，他艳福连天，搞得武林乌烟障气。在老蛇鬼的指导下，骗得美女为他死心效忠，自动献身为他服务。

“有够顺”本性善良，为武林正义，他斗江湖魔女，杀武林败类，从此武林平安。

本书故事情节紧张，好笑，深合年青人的口味，不愧为卧龙生的又一佳作。

目 录

- 第 七 章 身陷蛇窟本没命………… (189)
- 第 八 章 偏偏又大享艳福………… (216)
- 第 九 章 倩女巧思苦肉记………… (250)
- 第 十 章 哪知赔了三个妞………… (282)
- 第十一章 哇操又来了一妞………… (312)
- 第十二章 忙忙忙实在够忙………… (341)

第七章 身陷蛇窟本没命

蛇尸纷纷倒塌了，伍顺震开蛇尸，所幸倒了一半之后，立即稳住了阵脚。加上那些活蛇有自知之明不敢再进来。伍顺心中一乐，将她搂入怀中含笑问道：

“波，你为何会落入丁晓云的手中呢？”

“宫主因事外出，宫务交由她掌理，她竟然又询问你为何会得到那瓶解药，我在恍急之下，就受制了。”

“哇操！她就不怕宫主找她要人呀？”

“她可以说我是畏罪潜逃呀！”

“哇操！别人不会检举呀？”

“宫中的少女都很冷寞现实，不会提及些事的！”

“哇操！这么黑暗呀！你还混个什么劲呢？”

“为了报答宫主的养育之恩，我别无选择！”

“那你以后有何打算？”

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呀！”

“你看我是鸡，还是狗？”

“都不是！你是无往不顺的超人。”

“哇操！好甜的嘴儿！”

“啧啧！”他轻轻的在樱唇上亲了一下。

她却抚着他的双颊，贪婪地热吻一下子之后，道：

“顺，若非为了早点救烟妹出来，我真想一直留在此地哩！”

“哇操！你吃什么呢？”

“这……对了！你不饿呀？”

“哇操！有这么多的美食，怎会饿呢？”

“什么？你吃蛇呀？”

“吃蛇胆，饮蛇血，你要不要试试？”

“不！不敢领教！”

“哇操！坑顶有开关在外头，咱们如何出去呢？”

“我知道相关变化！”

“那……那咱们何时出去？”

“让人家歇口气嘛！人家方才被你轰的至今仍然酥酸无力哩！”

“哇操！失礼！失礼！不过，若非猛轰狠顶，你恐怕不会过瘾哩！”

“去你的！你把人家瞧成荡妇啦！”

“哈哈！不敢！不敢！”

“顺，你向薛大娘说你已经有两房妻室，她们是谁呀？”

“一位是唐门千金唐苓！”

“啊！是她呀！你真是有眼光，另外一人呢？”

“烟妹。”

“什么？你早就决定接纳她啦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该不会打算利用她探听本宫的秘密吧？”

“天地良心，我只求心安而已！”

“顺，人家只是和你开玩笑的啦！不过，你应该对烟妹好一点，因为她的确为了你受了不少苦哩！”

“我知道！我以后会更加地爱她的，你可别押醋喔！”

“讨厌，你把人家瞧成醋缸子啦！”

“失礼！失礼！赔一个！”

啧”一声，立即又在樱嘴上亲了一下。

“讨厌！尽占人家便宜！”

“喏！那就让你亲一个吧！”

“顺……饶了……人家嘛！”

“行！亲一个！”说完，闭眼仰起头。她立即将双峰贴上他的胸膛，然后送上一记热吻！

“好香喔！再来一个！”

“啧”一声，她点到为止的亲了一下。

“哇操！不过瘾啦！再来！”

“让人家……透透气嘛！”

他哈哈一笑道：“算啦！逗你玩的啦！对了，你不想修理丁晓云？”

“算了！先把烟妹救走再说吧！”

“也好！谈谈红蝎宫吧！”

“本宫乃由现任宫主所创，宫中少女大部分是掳自各派，由于有人质在手，她们不得不遵命。”

“哇操！好狠喔！那些人质本来在此地吗？”

“在别处，顺，别动那些人质的主意，因为他们已被迫服下毒药，解药完全是由宫主自己保管哩！”

“哇操！够狠，宫主为何要创立本宫呢？”

“复仇！向全天下男人复仇。”

“哇操！神经病，全天下男人都欺负她啦？”

“那件事对她的刺激太深了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她被一个个男人奸污啦！”

“哇操！她可以找那个男人复仇呀！怎可怪全天下的男人呢？那丁晓云是那个男人的种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妈的！只许当官的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她自己已是过来人啦，反而责怪烟妹，实在太过分了！”

“唉！她是爱生怒，烟妹又太倔强，使她下不了台呀！”

“哇操！最好少跟这种得经病在一起！对了，那位中年美妇及素装少女在宫中是何身分呀？”

“她们是母女，任总管之职。”

“妈的！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好心好意的帮忙她们，想不到却被她们倒咬一口，真是好人难做呀！”

“顺，由此可见本宫能够令各大门派忌讳之原因吧？”

“妈的，我一定要整垮她们！”

她摇摇头，立即低头不语。他又问道：“对了，丁

晓云和果报神究竟有何关联？”

“你见过果报神了？”

“不错！我的内力还是他赐予的哩！”

“怎么可能！果报神一向食婪无好，岂肯赠你功力呢？”

他微微一笑，立刻将自己的奇遇说了一遍。

“天呀！那把龙凤宝扇原来落入你的手中呀，它目前在哪里？”

“我把它丢入洞中了。”

“太可惜了！它是一把可以避火，避水及避毒，又可以破护身真气的宝扇哩！实在太可惜了！”

“哇操！咱们离此之后，可以去找找看呀！那儿甚为荒凉，说不定它目前还在洞中等咱们哩！”

“但愿如此，丁晓云误把那把扇送给果报神，在果报神受创郭凌云身份之后，丁晓云被宫主关了一阵子哩！”

“哇操报应！她一天到晚易容，结果反被果报神耍了一遍，哇操！果报神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“顺，你真是福缘不浅，居然会有此种奇遇，实在令人羡慕。”

“波，丁晓云会被果报神‘搞’过呀！”

“呸，难听死了！她为了诱使果报神除去金刀王及冷剑，才献上清白之身，想不到又被骗去宝扇，她才会那知难受呀！”

“哇操！活该！这叫做恶有恶报啦！她如果落入我的手中，我一定要活活地把她搞垮不可！”丁晓波不由神一变！”

伍顺又问道：“你知道冷剑庄朝迁查封之事吧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是不是红蝎宫栽脏的！”

“不是，真的不是。”

“冷云云是不被你们抓来了？”

“不错，就在金刀庄那批人拦截我时送走的！”

“哇操！你果然坑我，该当何罪？”

“格格，当时立场不同嘛！”

“我不管，人呢？”

“关在别处了。”

“红蝎宫为何要抓她呢？”

“借她的美色扩张本宫的势力呀！”

“哇操！够恨，她吃得消吗？”

“大英雄，你要怜惜……”

“哇操！少臭我了。”

“格格！你放心！宫主不会轻易的让男人碰她啦！

不过，你若急加入本宫，宫主一定会点头的。”

“哇操！黑白讲，咱们该出去了吧！”

她思忖片刻之后，点头道：“此时可能已经夜晚了。走吧！”说完，立即羞赧的站起身子，低头穿衣。他穿上那套血肉斑斑的儒衫，等她穿妥衣衫之后，道声：

“走吧！”立即挟起她向上射去。

不久，他已经抱着她停在坑顶附近，只见她的双掌在顶端推移数下之后，立即现出一个缺口，缺口越来越大，伍顺未待整个打开，立即向外射去，落去之后，他不由连吸数口长气。丁晓波将石桌复原之后，低声道句：

“院中有人巡狩，小心些！”立即带着他悄悄地借着花木前进着。

沿途之中，果然不时有黑衣少女在走动，他们来到地牢入口之后，她立即低声道：

“你在此守候，我去救烟妹。”

“好，小心些。”说完，他立即隐在一簇海棠暗处。

不久，丁晓波果真带着丁晓烟走出地牢，伍顺刚现身，立刻见丁晓波作个手势，然后朝边掠去。他跟着她们沿墙掠行一阵子之后，终于折入一个房中，立见丁晓波拿出一套黑衫送给他说：“顺，快换上它！”说完，朝盥洗室指了一指。

伍顺刚离去，她们两人立即拿着一套黑衫走入书房。哇操！搞鬼！丁晓烟一脱去衣衫，立即看见她腹部绑着一团布，看来是假装怀孕的。她换上那套黑宽袍之后，又整了整腹部，立即与换妥黑衫的丁晓波低头朝房间行过去了。

她们一入房看见伍顺拿着那件血衫站在柜前，丁晓波立即接过血衫及自己的白衫绑在包袱中。她另外准备一个包袱之后，终于掠墙而出，开始在荒林中穿掠。

他们翻过两个山头之后，立见丁晓波停身道：

“明目张胆地已过她们的警戒范围，咱们歇会吧！”说完，扶着丁晓烟靠坐在一棵树旁。

伍顺轻咳一声道：

“烟，你还好吧？”

丁晓烟羞赧的道：

“谢谢！我很好！”立即低下了头。伍顺脸颊一红，正在不知说些什么之际，丁晓波立即含笑道：

“烟妹，若非顺相救，我已经丧身蛇腹了！”

“啊！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丁晓云假公济私将我制住，欲抛入蛇窟消迹，幸经顺出手相救，否则，我怎能再与你见面呢？”

“唉！她太小心眼了！还好吉人天相，姐，我们要去何处？”

丁晓波立即望向伍顺。伍顺含笑道：

“我先送你们去见家师，好吗？”二女立即轻轻点头。

“哇操！此地是何处呀？”

“庐山。”

“哇操！原来是庐山呀！怪不得有这么多的云雾，家师有天台隐居，路途不近哩，如何走呢？”

丁晓波略一思忖道：

“咱们沿着山脊前行，在天亮时应该可以抵达九江，届时再雇车赶往大台吧！”

“嗯！好点子。”

“为了隐藏行迹，咱们该隐去容貌才对！”说完立即自包袱中取出三张薄皮面具。她将一张中年人面具递给伍顺道：“你与烟妹扮成夫妇，我就扮成你们的儿子吧！”说着，又将一张中年妇女的面具递给了丁晓烟。

三人覆上面具之后，丁晓波掠到远处将胸前峰束平之后，等她会合，三人便立即再度赶路。

蹄声“的达”的在官道上响着，伍顺与二女坐在密篷车厢中吃过干粮之后，立即躺下来歇息。由于连夜紧张赶路，此时一放松情绪，没隔多久，伍顺便悠悠的入睡，丁晓波立即悄悄地拂住他的“黑甜穴”，她朝丁晓烟一使眼色，立即凑到车辕后方轻咳一声。帆篷突掀，立见一张字条递了进来。

“放心前进。”

她将字条给了丁晓烟瞧过之后，立即将它撕碎塞入包中。两人相视一笑，立即侧身而眠。

黄昏时分，马车停在一间小客栈院中，伍顺本来走出车厢，一见天色，立刻忖道：

“哇操！我怎么睡这么死呢？”

他一见丁晓波已经先行走向柜台，立即拿走包袱

与丁晓烟缓步行去，双眼却暗中打量四周。入厅之后，只见十余人正在用膳，只听一位小二道句：

“大爷，请！”立即带他们进入两间干净的房中。

伍顺与丁晓烟化装成夫妇，当然要住在一个房间中啦！不久，丁晓波带着小二把酒菜送入房中。膳后，丁晓波含笑低声道：

“顺，邻居已经备好热水，你好好地泡一泡，我帮烟妹洗洗身子吧！”伍顺含笑点点头，立即离去。

丁晓波立即吩咐小二送来了两大桶热水，然后关上门窗，放下布帘匆匆的与丁晓烟洗净身子。

“姐，你已经跟他‘那个’了？”

丁晓波边穿衣边羞赧地点点头。

“他很强，对吗？”

“强得令人晕眩！”

“姐，可要把持住呀！爹娘还在宫主的手中哩！”

“我知道！不过，妹，他真的很善良哩！”

“别多说了，小心暗中有人监视哩！”

丁晓波神色一凛，替她整理腹部的伪装，等她上床之后，立即默默开门离去。不久，伍顺已经推门而入，他一见丁晓烟已经上床，立即锁妥房门，然后盘

坐在椅子上调息。

哪知，他尚未入定，远处房中便已经传来男人的淫笑及女子的浪笑声音，他不由一皱剑眉，不久，好戏上场，那女人是个娼妓，声音刚响，她立即“哥呀！”“哎唷”交低顿抑的歌唱着。伍顺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所幸，盞茶时间之后，立即雨过天晴，伍顺不由暗暗松了一口气。不久，一声嗟呼：

“多谢大爷厚赏！”之后，立即传来开门及脚步声，伍顺暗道：

“哇操！这下子可以安静啦！”

哪知，未隔多久，立听院子中传来冷冰冰的声音道：

“黑煞神你已经够了，可以出来送死了！”

立听一声焦雷般的“妈的，是哪个不知死活的家伙！”自方才那个房中传出，伍顺立即悄悄地打开窗户，只见院中昂挺一位紫脸中年人，瞧他身似铁塔凜然而立，全身散发出一种难以意会的冷肃之气。

“砰”一声，窗户一推，一位彪形大汉拿着一柄大铁锤自房中掠出，迅即停在紫脸中年人的面前。彪形大汉面目漆黑，头戴黑缎人角壮土帽，身穿黑缎大锦